

中 国 文 化 知 识 大 观 园

科 技 军 事 卷

军 事 间 谍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 · 科技军事卷 •

军 事 间 谍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奸人

《战国策·东周》：“使人告东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候得而献东周，东周杀昌他。”《淮南子·时则训》：“蚤（早）闭门晏开，以索奸人。”《李靖兵法·攻守战具》：“火发之处，多恐奸人放火。”

细作

明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在“用间篇”开首说：“间者，今所谓细作人也”《尔雅·释言》郭璞注说：“间，即今之细作”。《左传·宣公八年》杜预注：“谍，往来间谍者，今谓之细作。”《旧唐书·王晙传》：“此辈降番，翻为细作。”《水浒传》四十七回也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

耳目

《管子·制分》：“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可见把间谍情报看作比防御工事还要重要。《六韬·王翼第十八》：“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鉴四方之事，军中之情。”

眼线

清代桂馥《说文义证》：“凡吏出捕，辄将两人，一通信息，谓之线；一能识认，谓之眼。”《清会典事例》七八四：“至拿获盗犯之眼线，如曾为夥盗，悔罪将同伴指获，致被供出者。”《切口大词典·衙卒类·厘卡之切口》称：“眼线，侦探也。”、也叫“内线、打探者。”

眼目

《中文大辞典·目部》：“眼目，称为人司侦探监察之事者。”《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九：“（乾隆）于每一州县各派眼目一人访

缉。”这是清代对密探间谍的别称。

行人

原为“使者”的通称。如《左传·襄公四年》：“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杜预注：“行人，通使之官。”由于古时通使之官常常暗中执行间谍任务，所以后世又称间谍为“行人”。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阻经》一书，辟有“行人篇”，是论述间谍的专章。书中说：“夫行人之用事有二：一曰因敌国之人……二曰吾使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夫三军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日本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也称之为：“三行人”。

察子

唐代淮南节度使高骈曾在广陵重金招募一百多人，专以刺探隐私，获取机密，名为“察子”。唐代罗隐《广陵妖乱志》也说：“吕用之事渤海，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凶狠者，得百余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间巷间，谓之察子。”

察事卒

专从事情报间谍的兵卒。《宋史·秦桧传》：“察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

察战

三国时期吴国设置的间谍职官。《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号，今扬都有察战巷。”《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裴注：“（孙）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

探事卒

宋代成立了一个专职间谍机构，叫“皇城司”，也称“皇城探事司”，内设亲从官和皇城卒。“皇城卒”是执行具体情报工作的间谍，又叫“探事卒”和“觇者”。

卧内

唐代杜牧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对《用间篇》“三军之事，英亲于间”一句注道：“受辞指踪，在于卧内。”“卧内”一词多用于民间口语。现在港澳台称打入敌方做内应的密探为“卧底”，由此而来。

侦

《汉语大字典·人部》释为：“探子；间谍。”《史记·淮南王安传》：“为中谛长安。”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道：“谛音侦，西方人以反间为侦。”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红玉》：“生疑为宋人之侦，姑伪应之。”

侦罗

也作“侦逻”。《后汉书·南匈奴传》：“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李贤注：“犹今言探候侦罗也。”《晋书·戴洋传》：“昨朝大雾晏风，当有怨贼报仇，攻围诸侯，诚宜远侦逻。”

侦察

《晋书·石勒载记》：“昼夜不绝侦察。”《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侦察不敢东窥，驼马不敢南牧。”

侦候

《后汉书·任延传》：“止罢侦察戍卒。”郭璞《南郊赋》：

“矫陵鸟以侦候。”《三国志·魏书·牵招传》：“使备鞍马，远遣侦候。”清代庄应会《经武要略》一书中，专设有论述间谍的“侦候篇”。

跳河与两来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记载道：“沿淮之凶恶有四：一曰跳河，二曰两来，三曰兴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谓跳河者，间谍也。所谓两来者，奸细也。”“跳河”和“两来”作为间谍的别称，它书不见，应当是南宋时地方俗语。“跳河”，即越过敌界去探知情报；“两来”，即秘密往来的意义，用来称呼间谍。

爪探

明代戚继光《练兵实纪·练营阵第六》：“夜不收不亲见贼，爪探不的，风闻欺诈，架梁塘报军马了望失真，漏下伏贼，因而误事者，登时斩。”

广探

戚继光在《条阵尖哨事宜》中说：“惟有多差广探，有被执之人，我无不知。”

采探

《翠微北征录·采探之法》：“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明代庄应会《经武要略·侦候篇》也说：“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

四、间谍谋略

冒名顶替

假冒某人姓名或假扮成某人，从而替代某人进行间谍欺骗活动。汉代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时，陈平便派纪信假扮成刘邦向项羽诈降，使刘邦死里逃生。明代张献忠派间谋伪装成明宗室内江王朱至沂，竟登上“皇位”，后里应外合，一举歼敌十余万。

冒名顶替需有其先决条件，即伪装逼真或敌方没有见过所替代之人。此谋略之利在于能够打入敌人内部，以假冒之名，进行各类间谍活动。也可以假扮己方要人，借以迷惑或转移敌人视线，使己方要人秘密逃脱或从事其它行动。其不利在于“露馅”的可能性很大，有时甚至不得不受到敌方故意使其去拷打或杀死己方人员的严峻考验，其结局往往很危险。近代的整容技术又使“冒名顶替”成了“冒容顶替”，更具用间效力。

嫁祸于人

即将自己的祸害转移推给别人。战国秦国大将樗里疾见秦王器重与其有怨结的公孙衍，惟恐大祸临头，于是就挖地道窃听秦王与公孙衍的密谈，并将密谈内容四处宣传，致使秦王对公孙衍失去信任，公孙衍也因此惧祸逃走。此谋略不仅可以嫁祸于人，也可以嫁祸于国。战国时燕国间谍苏秦，为了转移强大齐国对准弱小燕国的矛头，设计行间齐渭王，使其放弃了攻灭燕国的计

划，转而去讨伐宋国，宋国因此惨遭灭亡。此谋略的使用，关键在于必须找准所要嫁祸的对象，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张三的“祸冠”戴到李四的头上去。

推入黄河

古语说：“跳进黄河洗不清。”这是指自身跳入的行为。而这里所说的“推入黄河”是指别人设计将其强行推入黄河，从而使其“说不清”，“百辞莫辩”，置其于死地。西周官员昌他叛逃东周，将重要情报悉以告知，引起西周的恼怒恐慌。谋臣冯且设下计谋，派间谍带三十斤黄金和一封给昌他的密信，前往东周。信中说：“如果有隙可乘，应促其事成：如果无隙可乘，当速回，以免时久泄密，招致杀身之祸。”冯且又派人暗地去密告东周边境巡卒，说深夜将有奸细潜入东周。巡卒果然于当晚捕获送信间谍。东周据信断定昌他为西周的诈降间谍，不容其百般辩解，当即斩杀。

这一用间术还有另外一层妙用，那就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故意制造使甲敌除掉乙敌的“口实”，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也是甲敌的目的）。明代开封巡抚高明衡为了击退李自成的围攻，便采用此计。他利用李自成与另一起义军将领罗汝才“明密暗疏”的矛盾，给罗汝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投将军密札，已悉转祸为福之举。又见对阵打炮向上，不伤我军，已见将军真心。本院已密奏朝廷，首功元勋无出其右，封赏许官当在旦夕。所约河北兵马，于八月二十九日子夜，由朱家寨南渡会合，专听举行。”然后让间谍故意在出开封城时被李自成部下抓获并搜出密信。李自成便以此为罗汝才“通敌之铁证”，名正言顺地杀掉了罗汝才。北周韦孝宽以此术编儿歌，促使北齐权臣祖珽找到借口，劝谏齐王杀掉了北周的心腹大患斛律光。

“推入黄河”用间术的关键是“推”，即必须以利用或制造

敌方内部矛盾为前提，向甲敌提供的“口实”，往往能被甲敌识破是借刀杀人，但是甲敌为了名正言顺地除掉乙敌，也会佯装不识。己方是借甲敌之手杀乙敌，而甲敌是借己方予之的“口实”杀乙敌。己方和甲敌对此均心照不宣，于是乙敌被己方“推入黄河”，又被甲敌击溺致死。如果甲敌识破己方之计，但又无力或无心去杀掉乙敌，那么也会埋下使他们之间日后相互疑虑及残杀的祸根。此计惟一要注意的是：它有可能暴露己方所想消灭某一对象的意图，须慎防敌人将计就计，造成己方恃间而败。

家中闹鬼

此术实际上是孙子说的“内间”。战国秦相张仪几次三番去楚国用间行骗，使楚王屡屡受骗。楚王先将其捕获打入死牢，后又将其放出来奉为上宾，这一魔术般的变化，都是因为张仪暗插在楚国高层的内间在起作用。譬如像靳尚、郑袖等内间，使张仪出入楚国犹如出入其家门。明末，内阁大学士兼军务督师杨嗣昌调集大军与张献忠在成都决战。杨嗣昌为了分化削弱张献忠，便派间谍去张献忠的部将罗汝才处行间，对罗汝才说：“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賚万金、爵侯。”翌日，杨嗣昌正等着起义军内讧的消息，突然手下回来报，在大厅里，走廊上，甚至厨房和浴室内，到处都写着十个字：“有斩督师献者，賚金三钱！”杨嗣昌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张献忠潜伏在明军内部的间谍，居然能在警卫森严的督师行辕家中四处书写以牙还牙的恐吓文字。

内间是间谍战中的主要力量，具有很大的作用。这些“家鬼”、“家贼”对“家中”的一切了如指掌，又能随意进出，简直防不胜防。对敌方要尽量安插更多的“家鬼”，闹得敌人日夜不宁，鸡飞狗跳。对于己方，则必须“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坚决预防及清除内间，以防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老马识途

此以“老马”喻孙子所说的“乡间”，以“识途”阐述“因其乡人而用之”的含义。即以乡间为己方向导或利用乡情去窃取敌方的情报及离间敌方内部。北周名将赵文表镇压西南地区的仡僚人时，在路上碰见几名前来诈降的仡僚兵。他们对赵文表说：“要进入仡僚区，只有两条路，一条平坦一条险要。我们愿意当向导。”赵文表说：“我军已经找到平坦之路，你们可先回去等待我军到达时里应外合，成功后必有重赏。”等仡僚兵走后，刘文表说：“这是敌人的乡间，来诱我军走平路，这正好说明在那里有伏兵。我当率兵走险路，出其不意。”赵文表登高侦察，果然见平路两侧有大量伏兵。仡僚人见计谋被拆穿，只得投降。这是反用乡间的案例。

南宋杨幺起义时，宋高宗派岳飞前往镇压。岳飞先派间谍秘密收买策反了杨幺的同乡、起义军将领杨华，又让杨华利用同乡关系接连策反了杨钦等人。由于农民起义军中多有同乡同宗关系，间谍策反活动犹如连环接力，许多人先后投降岳飞，岳飞乘机里应外合大败杨幺。

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明同乡同姓人，因为有共同的乡音、乡俗、乡情而倍加亲切。因此，这一现象正好被行间者所高度重视并加以利用。西晋李雄大破罗尚，明代朱无璋击败陈友谅，孔镛擒获阿溪，沈希仪斩杀岑猛等，都是运用乡间谋略的典型范例。

幽没无常

“五间”之中，惟“生间”行动最为灵活。其主要任务是“返报”情报。春秋时，晋国间谍曾往返于晋国与郑国之间，与潜伏在郑国的间谍太子建暗中联络，计划偷袭郑国。正当晋国间

谍要返回晋国传递情报时，不慎因偶发事件而败露被杀。北宋种世衡驻守在清涧城时，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怒责一名番将，并处以“杖背”重刑。众部将纷纷为番将求情，种世衡坚决不允。番将被拷打后，“含恨投奔”西夏李元昊，向其提供了许多宋军的“情报”，深得李元昊器重，甚至准许番将自由出入西夏中央军事机构枢密院。一年后，这名番将带着西夏极端重要的机密，又跑了回来。此时众部将才知道他是种世衡暗插的“生间”。

古代对“生间”的理解较狭窄，从《孙子兵法》看，似乎讲的是以使者为生间，即“往来相通敌”。但是据历代间谍案例，“生间”当具有更多的内涵。譬如可以是临时性前往敌方刺探情报，速去速回；也可以本身不执行窃取情报或离间敌人的任务，仅仅前往敌方与长期潜伏的间谍秘密接头，传递指令、器用、资金或接受已获得的情报再送回来。

一箭双雕

说的是《孙子兵法》里“死间”的扩大用法。“死间”本指故意散布假情报，让己方间谍知道，然后再由其传给敌方，敌方一旦得知上当，必杀间谍，所以说是“死间”。但是，仅以此为范围的用间术，远不如一箭双雕更为高明。三国东吴前线都督俞赞叛逃至晋军，使大将军陆抗深以为患。他知道，身居要职的俞赞，必定会将吴军布署在前线侧翼的、缺乏训练、战斗力低的少数民族军队这一情报泄露给晋军，于是陆抗连夜以精锐部队撤换了少数民族军队。果然，第二天晋军大将军杨肇听从俞赞的计策，率军突袭吴军侧翼。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支被俞赞描述成不堪一击的部队，居然越战越勇，大败晋军。杨肇一怒之下，认为俞赞是吴军派来的“死间”，便不由分说地杀掉了俞赞。陆抗以一调包之计，既重创晋军，又除掉叛徒，可谓一举两得。南宋韩世忠也利用前往金国的使臣魏良臣，大摆迷魂阵，使

竭力反战求和的仇敌魏良臣上当受骗，将假情报透露给金国，导致金军大败，自陷囚牢。

这一计谋的目标是“双雕”，而不是一般“死间计”的“单雕”。这“一箭”的技巧，当应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变化。譬如陆抗是因势利导之“一箭”，是“反客为主”；韩世忠是预设圈套之“一箭”，是“请君（一为金军；二为魏良臣）入瓮”。

暗箭杀人

行动性间谍暗杀，古已有之。以女艾用猎犬扑杀浇为首例：以荆轲刺秦王政为其高峰。《史记·李斯列传》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可见战国时间谍暗杀成风。司马迁也因此在《史记》中专门辟有“刺客列传”。

间谍暗杀主要有两类：一是暗杀敌方军政要人；二是暗杀己方深知内情的叛变者。第一类有夏女艾杀浇；战国荆轲刺秦王；南北朝吕玄伯行刺北魏名将王慧龙；唐张晏暗杀宰相武元衡等。第二类的典型案例有：北周大将韦孝宽有一名爱将许盆，韦孝宽以“委以心膂”，“任以主帅”，“令守一戍”。但是许盆竟然被北齐收买，叛变逃跑。“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派间谍深入虎穴，暗杀了许盆，这样既严惩了叛徒，又保守了军情。

暗杀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用间术，古今目的相同而手段各异。它必须以“暗”为前提，不暗则形露，形露则谋败。非但杀不了人，反为人所杀。应当指出：间谍暗杀的作用并非像古人所认为的那样大，即便荆轲暗杀了秦王政，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至多不过是减缓其速度罢了。

重金收买

古代用间有一重要法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赏莫厚

于间。”战国谋士郭隗以“千金买马骨”为喻，使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千里马”，终成大业。在间谍的招募、培养和使用上，也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神宗时，参知政事张方平就大声疾呼：“边将拥有丰厚财力，才可精选间谍，使其尽忠效力，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谍间》也说：“厚则人尽心力，而敌情无不知，故胜。不厚则不惬意，而无心于效用，故败。然则欲图大功者，何靳千金哉？汉祖与陈平金，不问出入；项羽刻印封，忍弗能予。胜败之机，正在于此。”

战国时，智伯谋士智过探知韩、魏将兵变，便劝智伯暗中派间谍以“万户之县”去收买韩、魏的权臣赵葭和段规。但是智伯却说：“分给他们土地，我不是少得了吗？”结果兵败身亡。宋代种世衡防守鄜州时，亲自秘密“间行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所服带赐之，常会客设饮”，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爱妾赠与他人，以此招募了许多尽心尽忠的间谍。一旦间谍密告敌方情报，他便倾其所有，让间谍随意挑取，并“以重赏”，所以“得间之实”。

间谍从事的是提着脑袋的危险活动，关系到自身的性命甚至全家全族的安危。如果不予重金招募培养使用，何来勇夫？何来忠诚？又何以知情？何以取胜？所以说吝千金者，无以成大事；图大业者，无吝万金。但是应当指出：用“千金买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仅靠重金并不能完全得到间谍的忠诚，这就必须与“解衣推食”的用间术并行而用。因为如果敌方予以己方间谍更高的重金，则间谍便可能背叛变节。不过对于贪财的敌方人员和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重金也往往是颇具效用的用间术。

攻心为上

楚汉相争时，项羽派间谍武涉去策反韩信背叛刘邦。韩信

说：“汉王（刘邦）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感戴刘邦恩遇，不肯谋反。清代兵书《将略要论》也说：“为将之道，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招募培养、使用间谍也并非一个“厚”字可成，必须主导于“亲”，然后再行于“密”。“解衣推食”一计说明对待间谍尤其要推心置腹、精诚以待，才能使其心服而尽忠，才会使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春秋末，智伯对豫让“甚尊宠之”，豫让为其“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事败被捕，“左右欲诛之”。赵襄子想感化笼络他，就“义释之”。但是豫让并不买情，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伏于所当过之桥下”，再次暗杀赵襄子，但又事败被捕。赵襄子苦口婆心开导他归降，并“使使持衣与豫让”。但豫让忠心不二，誓死不降，终于“伏剑自杀”以报智伯之恩。又譬如严仲子欲杀韩国相侠累，闻齐人聂政为“勇敢士”，便天天上门拜访，“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使聂政大为感动。聂母死后，聂政说：“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政将为知己者用。”后“聂政直人，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战国时，“秦伐赵急，魏王使晋鄙救赵，畏秦，戒勿战”。赵国平原君向魏国密友信陵君求救。信陵君也无计可施，这时谋士侯生献计道：“闻普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昔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誓报此仇，今公子使间谍斩其仇之头进如姬，如姬必为公子死无所辞耳。”果然，如姬感于信陵君为父报仇的大恩，冒着失宠被杀的危险，为信陵君充当内间伺机窃出兵符，从而使信陵君得以救赵，大破秦军。

可见间谍的忠诚并非只能以重金才能买到，对于敌间也是如

此。唐代李世民对于莫离支间谍；李愬对于吴元济间谍；高仁厚对于阡能间谍，都是采用了厚待相亲的策略，使这些间谍一反其主而“士为知己者死”，有效地瓦解反间了敌人。

封官许愿

明代兵书《兵经百字·间》说：“乱敌计谋者，其法则有……用爵。”即用封官许愿之计使敌营中的人成为替己方服务的“爵间”。

隋时，杨广为了废太子杨勇取而代之，用重金去收买太子幸臣姬威。当姬威犹豫不决时，杨广派人对他说：“君能告之（指有关太子的情报），后则大富贵。”姬威终于背叛太子，充当了杨广的内间。从此，杨广根据情报，不断地向隋文帝告发太子劣行，以致“内外诬谤，过失日闻”，终于使隋文帝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金时，都元帅完颜亮为了篡夺皇位，秘密勾结左丞相秉德、金熙宗的侍卫长等人，向他们许以高官厚禄，策划推翻金熙宗。不久，政变成功。但是完颜亮一登上皇位，便翻脸变卦，否认有过什么许愿，并找借口杀掉了这些深知内情的间谍。不久，由于太后坚决反对进攻宋国，完颜亮又采用了许诺、御幸等手段，收买了太后贴身婢女高福娘。当太后与人密谋对付完颜亮时，高福娘及时地向完颜亮告密，使完颜亮先下手杀掉了太后等人。高福娘也因此被封为郡国夫人，完颜亮并对她许诺灭宋后将其立为王妃。

封官许愿，是针对一些人图利、趋名、谋官的心理而行，有一定的效用。完颜亮对此则运用得非常娴熟，他有时用假封官许愿，先利用后除掉；有时用真封官许愿，使间谍死心塌地，为其尽忠。

隔壁有耳

窃听，自桥里疾首次使用此术后，后世经久不衰，并愈演愈烈。譬如东汉太监张让、小太监为间，窃听何进与太后密谈，从而设计诱杀了权倾一时的何进；南北朝宋武帝刘裕派刘穆之为间，经常于宴请宾客之际，“布耳目以为视听”；宋文帝刘义隆对臣属亲族也放心不下，常常亲身“身藏屏后，隐听闻之”。当他与文武大臣密谈时，为防有人窃听，每次都要秉烛四下察看一番才行；唐代名将李光弼攻邳州时，派郝廷玉为间，“自地道入，得军号”，里应外合，大破敌军；唐代叛将史思明派间谍躲藏在床下，窃听乌承恩将军父子夜间谈话，从而挖出除掉了唐军潜伏在其军中的卧底；清代皇太子胤礽，常常于深夜潜至康熙的寝室，以刀划破篷布，“裂缝而视”，日夜监视窃听康熙的一言一行；叶赫那拉氏于咸丰皇帝弥留之际，在夹墙内窃听其与慈安太后及肃顺等人的密谈，从而控制了宫廷大权，铲除异己。

从反间谍的角度看，窃听也常被用来反间。因为窃听是古今中外获取情报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它使人认为暗中窃听到的情报肯定是真实无假的。于是一些反间谍者就利用了这一点。像春秋苗贲皇、宋代岳飞、明代王守仁、清代皇太极等人，都是利用敌俘，故意给他们造成一个“窃听”的机会进行反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跟踪蹑迹

史书中有关间谍跟踪蹑迹的记载不多，零星见有一些对内或对敌跟踪两个方面的案例。

像夏代女艾跟踪浇之行迹；宋代种世衡派人跟踪野利旺荣的间谍浪埋等人，以掌握其动向，属于跟踪监控敌方人员的案例。

唐代李辅国设置“察事厅子”，专职跟踪官吏，监控其一言

一行；北宋被称为“隐相”的梁师成，“阴险狡诈，善于辞令，遇间则发，蹑迹寻踪”，大肆派间谍侦探别人隐私；明代朱元璋常派检校为间，跟踪臣属下僚，并得意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大臣们吟什么诗，吃什么菜这类琐事，也被跟踪间谍探察得一清二楚。文臣武将因此人心惶惶，出门时常常一步三回头，惟恐身后有“尾巴”。特务机关锦衣卫成立后，更是“广布侦卒”，上自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有疑者皆秘密跟踪，窥视其与谁交往，去过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并一一俱告皇帝。这些都是对内的跟踪侦控案例。

《武经总要》卷十五说：“选腹心智谋之士，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贰。”这是说暗中挟持或秘密跟踪己方间谍，以防其叛敌或从事双重间谍活动，这是以间谍监视间谍。跟踪蹑迹一计，也有不足之处，即可能被敌方间谍有意诱其跟踪，从而调虎离山，使更重要者“金蝉脱壳”，或从事别的重大间谍活动；也可能故意诱骗跟踪者，至僻静无人之处伺机捕捉，从跟踪者口中了解敌方的间谍计划和行动。

生花妙笔

史称其为“书间”。即摹仿敌方笔迹，伪造书信，故意使收信落入敌方首领之手，引起敌方内部的猜忌，犹豫，或者自相残杀。

三国时，曹操亲笔给韩遂的劝降书，就以韩遂的笔迹来篡改或涂抹，以致关西军内部离心猜疑，中计兵败。西魏韦孝宽为了除掉东魏间谍头目牛道恒，“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离间分化了敌方阵营。唐代湖州佐史江琛采用的方法则更高明。他为了陷害刺史裴光书，派间谍潜入裴光书处，窃取一些亲笔书信，然后回来“割取其字，合成文理”，即将裴光书的亲笔字割取下来，再根据需要拼成一封书信，“诈